



## 张爱玲的名人画廊

### 那列满载王汉伦、冰心、何鸿燊、傅雷、桑弧、刘琼……的星光列车

她钟情于中国的日夜，尽力保存那整个年代所接触到的传奇风貌，以纤纤弱质，孤笔独支，终于将庶民风景传世。他们被写入小说的那一刹那，文学生命与个人真身交会，燃擦出火光照亮彼此，之后就像两道背道而驰的星轨，各自奔赴不同的归宿。

□ 撰稿 | 符立中（台湾著名作家、张爱玲研究者）

社会对《红楼梦》的误解是绝大多数人以“爱的故事”来读它，其实全然不是这样一回事……比较恰当的归类，应该把它视作西方文学术语中的“gallery of characters”，也就是所谓的“人像画廊”——在“人像画廊”里，事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许多的人物形象。

1961年，张爱玲飞抵台北，在大东园用餐。同席者，有吴鲁芹和殷张兰熙及创办《现代文学》的白先勇、王文兴、陈若曦、欧阳子。这群台大外文系、由夏济安培植出来的学生，离奇的是：以文学理论为主的水晶、刘绍铭、李欧梵、庄信正，日后都成为张学学者；反倒以创作为主的白先勇、王文兴、陈若曦、欧阳子，对张爱玲热心有限。

1971年9月，王文兴的学生康来新在《幼狮文艺》作《红楼梦》专辑，有感传统中国小说理论需要扩充视野，访问王文兴写下《一部“人像画廊”作品的再评价》。王文兴触发了我的两个联想：第一，《红楼梦》若可归类于“人像画廊”分析，那《水浒》《西游》《三国》还有《海上花列传》《封神演义》《孽海花》显然也可——书中人物彼此对应，可观照出一整个世界。第二，《三国》和《孽海花》牵扯到真人实事情

况显然又有所不同：后者摆出熟知赛金花、张佩纶、李鸿章等名流内幕为号召，构成“影射小说”。

社会名流的产生，与城市、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分不开的，张爱玲喜欢阅读上海的八卦小报，这给予生活经验并不丰富的她，充分观察人性的机会。她更大的震动，则来自《孽海花》窥见辉煌的家族史：

“我看了非常兴奋，去问我父亲，他只一味辟谣。”但后来她寻根究

下图：符立中。



底：“曾（朴）家与李（鸿章）家总也是老亲了，又来往得这样密切，《孽海花》里这一段情节想必可靠。”她宁愿相信《孽海花》也不相信自己的父亲！加上李张黄孙四大家族本身就是一本名人录，对她写出一整部《传奇》，当然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
关于张爱玲的“名流入文”，前人考证出来的已包括苏青、邵洵美、柯灵等；我的新发现又有王汉伦、冰心、何鸿燊、陈燕燕、刘琼……此外，对于之前被斩钉截铁认定的傅雷、桑弧、许地山，本人却有不同看法。

### 《倾城之恋》： 灵感出自王汉伦

张爱玲曾说过，除了演员，就只有教书的教员能给人那么深的印象——她一直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一个先生，尽管只是个胖胖的普通人。

张爱玲既然如此崇尚电影，那么倘若有一位女明星：又是她的学姐、又是她姑姑同侪、和她母亲际遇相近、和她一样以英文取名、又碰巧是中国影史上第一位明星！那